

44.572
L33=21-2

城市
白皮

市

李佩甫文集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白皮书/李佩甫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李佩甫文集·卷二)

ISBN 7-5354-2204-7

I.城…

II.李…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0463 号

责任编辑:秦文仲 责任校对:陈琪 邓薇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省峰迪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5 插页:3

版次: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40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1678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李佩甫

李佩甫，1953年生，河南许昌人。曾为知青、工人、文化局创作员，刊物编辑，副主编等，现为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

自1978年以来，先后发表、出版长篇小说6部；中短篇小说选集3部；长篇电视连续剧4部；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50余篇，约四百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李氏家族》、《城市白皮书》、《金屋》、《羊的门》等；中短篇小说选集：《中国当代作家选集——李佩甫卷》、《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作品选》等；长篇电视连续剧《颍河故事》、《难忘岁月——红旗渠故事》等。作品曾先后荣获全国“庄重文文学奖”；全国飞天一等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小说月报》优秀小说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作品奖等数十次文学奖励，部分作品曾被翻译到美国、日本、韩国等。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当代城市小说。它通过一个父母离异而身体有病的小女孩的特殊视角，对物化环境中城市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危机进行了多层次多侧面的立体剖析，表达了作者对都市生活的独特感受和对人生的深刻认识。

春

三月二十五日

树病了。

春天来了，树却病了。

树生的是一种白毛毛病。每到春天的时候，立在大街两旁的梧桐树就生一种白毛毛病，树身、树叶上全长了白茸茸的黏毛。这时，树就显得很丑。春天里，城里的树很丑。好好的树，刚刚绿起来的树，怎么就病了？树病了。树是不会哭的，树不哭，树就在那儿站着，树的“病”却在满天飞扬。一絮絮、一片片、一捻捻、一缕缕在空中飞舞，天空里到处都是“病”。“病”很自由，“病”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想落到哪儿，就落在哪儿，“病”比树自由。“病”随随便便地往人身上落，落下来就不走了，“病”化了，“病”一下就化在人身上。马路上，行人带着“病”来来回回走，公共汽车也带着有“病”广告牌来来回回跑。到了晚上，行人就把“病”带回家去。人人带着“病”回家。

树不说话，树不会说话……

我也不会说话。从十二岁生日那天，发高烧烧到 44℃，烧坏了一只体温表之后，我就不会说话了。我只能自己对自己说。我很愿意对自己说。病了，却一下看到了许多东西，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旧妈妈说我是一只警犬。

新妈妈说我是一台 X 光透视机，彩色的。

害过一场病后，我就成了警犬，成了 X 光透视机……

三月二十七日

我有两个妈妈。

一个是旧妈妈，一个是新妈妈。

旧妈妈住在西城区，新妈妈住在东城区，我是她们中间的一颗豆子，一颗抛来抛去、没人愿要又不得不要的豆子。豆子坐5路车，转102，再转9路坐两站，绕一个大圆盘，一入市场街，就看见一栋旧楼，那是旧妈妈住的地方。回来坐7路，转火车站，倒103，拐百货楼，再坐9路，就到了新妈妈家。

新妈妈的声音是红色的。她一说话我就看见颜色了，红红的颜色。那颜色就装在她的脖子里，她的脖子像透明的细颈玻璃瓶儿，一说话就冒颜色。颜色分三种。没有外人的时候，那是一种赤红，那红像烙铁一样，落在人身上嗤嗤冒白烟、很烫很烫，这时候我就无处可藏了……有客人时，那红就浅了，粉粉的，妖妖的，一珠一珠，一瓣一瓣，小樱桃一样：“明明，看叔叔啊……”爸爸在家的時候，那是一种猩红。那红就像细瓷蓝边小花碗中装的煨出来的药，带着一点葱，一点盐，一点芥末，还有五香粉：“这孩子呀……”

旧妈妈的声音是蓝色的。旧妈妈说话时身边总站着一个人，那人可是警犬呢，科长警犬（旧妈妈嫁给了一个科长，人们都叫他科长）。他的目光很像是一个带弹簧的刀片，细细的能割人的小刀片。那刀片“哧溜”一下射出来，而后又一点点、一点点地收回去，再“哧溜”……这时旧妈妈脖子里就会冒出淡淡的蓝，水一样的蓝，那蓝像是被什么锁着，显现出来的是空空荡荡；当警犬不在的时候，那蓝像云、又像雾，漫漫地，漫漫地，在我身边绕啊绕，绕啊绕，绕出一片茫茫的雾气……倏尔，那雾气又不见了，凝结为一块薄薄的冰。在冰里，爸爸的脸出现了，裹在冰里的爸爸成了一头猪……有叔叔在时，那蓝像穿了衣服一样，一

层一层地深下去，柔柔的、怜怜的、幽幽的、怨怨的：“明明，明明呀……”

我必须一星期住在旧妈妈家，一星期住在新妈妈家。旧妈妈住在三层楼上，新妈妈住在五层楼上；一个是五十四级楼梯，一个是一百零一级楼梯；在三层楼上能看到树，在五层楼上就看见鸽子了。鸽子哨在天上，肚子里藏着一个装小米的囊，囊里的小米是绿颜色的，黄黄的绿，我能看见装在鸽子肚里的小米。

夜里，新妈妈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叫声。我能看见那种叫声，那是一种有红有绿的叫声，那叫声很像卖酱菜的铺子，很像酱菜铺子里那种腌制了很久的、上面又撒了红红的辣椒粉的、又切成一丝儿一丝儿的榨菜。那叫声还很肉儿，像是一团滚动着的粉红肉肉儿，间有绷紧的一线一线从肉里扯出来，倏尔拉得很长、弹得很高，倏尔又短、又细，像一把弓在弹棉花。声音大的时候，就像酱菜铺子打翻了一般，满屋都抛撒着腌制了很久的红红绿绿；声音小的时候，屋里就像飞进又飞出了一只红蚊子，渐小渐远，渐小渐远……

住在隔墙的房间里，我夜夜都是在这样的叫声中入睡的。我断定爸爸喜欢这种叫声。我断定爸爸是因为叫声才跟新妈妈结婚的。旧妈妈不会叫，过去的旧妈妈从来没有叫过。现在，旧妈妈也在学习叫声。住在西城区与科长睡在一起的旧妈妈夜里也开始叫了。旧妈妈的叫声仍然是蓝颜色的，墨水蓝。那叫声很像是仿制出来的“蓝梦”床垫，一层一层的，却没有弹簧。旧妈妈的叫声还没有装上弹簧。没有弹簧的叫声很薄，皱巴巴的，只有一滴一滴的波纹，水一样的波纹。这波纹是包装过的，有素素的一个匣，一个蓝颜色的匣，文了花的匣，里面装的却是劣质产品。爸爸一定是不喜欢劣质产品，不然，他为什么执意要和旧妈妈离婚呢？

报上说，这是一种社会叫声（我是从报栏里看到的），是新

时期的叫声。现在全城的人都在学习这种叫声。夜里，在一堵堵楼墙的后边，我看见全城的人都在床上努力地学习叫声。在一张张床铺上，人们起劲地叫着，叫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我想，要是把一格一格的、一层一层的楼房都拆去，把一张张床都合并在一起，那又会是什么样呢？

三月二十八日

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新妈妈就变成了一根针，一根“桃花针”。

每当新妈妈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就有了针的感觉。这根“桃花针”艳艳地在我眼前晃着，晃得我头晕。我得躲着这根针，不定什么时候，稍不注意，它就扎到身上了。新妈妈说，“倒垃圾。”我就赶快倒垃圾。新妈妈说，“拖地。”我就赶快拖地。新妈妈说，“洗衣服。”我就赶忙洗衣服。新妈妈说，“你看我干什么？你看我干什么？”我就赶忙低下头去。新妈妈说，“跪下。”我就赶快拉出一块砖（这块砖是新妈妈特意为我准备的）跪下。每到这时，我就看见新妈妈肚子里有很多很多颜色，这些颜色上粘着各种各样的气味：有香烟的气味，有桌子的气味，有油饼摊儿的气味，有菜摊、牛肉摊的气味，更多的是男人和女人的气味……这些气味是许许多多日子积攒下来的，在她肚里已泡了很久很久，有的已经发霉，有的正在变黑，黑成了一股股杂和成各种颜色的气。新妈妈把这些气聚到一根针上，针就扎在我身上了。新妈妈把针扎到我身上的时候还笑眯眯的。新妈妈笑眯眯地说：“疼不疼？疼不疼？你疼不疼？”我抬起头，用眼睛看着她，看着她肚里的杂和着各种颜色的气，那气正快速地流向她的胳膊……脸上却仍然是笑。这种笑很假，是假笑。街上到处都是这种广告一样的假笑。不过，街上的假笑不疼，街上的假笑看着很好玩，像看节目一样好玩。新妈妈的笑却很疼，疼得钻心。针扎

在我身上，像绣花似的，扎出一个个小小的血点，扎出一朵朵梅花，很艳很艳的梅花。有一次，新妈妈在我身上一下扎出了七十二朵梅花……

从此，每当看到新妈妈的时候，我就抬起头来，一遍一遍地用眼睛对她说：我听话。我听话。我一定听话……

可新妈妈还是喜欢用针，新妈妈只用针……

新妈妈是不是针变的？不然，她怎么那么喜欢用针呢？

上小学时，书上有铁棒磨成针的故事，新妈妈的针也是铁棒磨成的吗？

看见钟时，我就对自己说：别抖，不用抖。你听话了。

三月二十八日夜

又有敲门声了。

对面的楼房里，正对着我窗口的这个单元，又有敲门声了。

窗帘是掩着的，那是一幅墨竹。墨竹把窗口遮得很严很严，不过，我还是能看见“竹林”里的事情……

那里住的是一位三十来岁的阿姨。阿姨长得很漂亮，阿姨屋里布置得也非常华丽。阿姨一个人在屋里，身穿一袭白色的羊毛裙，光脚站在一块厚厚的羊毛地毯上，蹑着脚走路。阿姨先是尖着脚尖走，绕着羊毛地毯转了一个圈。又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仍然是尖着脚尖走，像走在水上。而后她又踮着脚走，袅袅婷婷地退着走，从那间屋退回到这间屋里……尖着脚尖走时，她身上升腾着一股杀气，“很寒很寒的杀气，杀气凛凛地冲在她的喉管上，我觉得她要喊了，她要喊出什么来了。然而，当她踮着脚退回来时，那凛人的杀气又慢慢、慢慢地收回去了。再次升上来的是一股幽幽的愁愁的飘忽不定的气……

倏尔，阿姨把所有的灯都开了。屋里原来只亮着一盏橘黄色的小灯，光是很柔和的，像是在童话世界里一样。现在一盏盏灯

都开了，屋里一片赤裸裸的光明。接着，她又开了录音机、电视机，屋里一下子跑出了很多声音……阿姨却在声音里坐下来。她坐在一张奶黄色的沙发上，还点上了一支烟。烟雾在她的脸前袅袅地漫散，接着有泪，一颗一颗的泪珠先是一短，而后一长，像炸了的豆子一样，“噗”地落下来。泪里还有烟圈，一个个圆圈的烟圈从阿姨嘴里吐出来，最后吐出的是一根烟柱，那烟柱忽地就窜进烟圈里去了……

那人仍在敲门。敲门的是一个矮矮、胖胖的秃顶老头。一个头发梳理得油光水滑的秃顶老头。秃顶老头站在楼道里，紧夹着身子，一下一下很有耐心地敲门。他的手很白，我看见他敲门的手很白，很软，像发面馍一样。他一边敲一边还小声地叫着：“陈冬，陈冬……”

阿姨不说话，屋里的阿姨一直不说话。

已有很长时间了，秃顶老头还在楼道里站着，仿佛也有过一丝游移，最终还是没有走……

忽然，阿姨把门开了。开了门的阿姨在门口站着，冷冷地站着，一句话没说，扭身走回去了。秃顶老头笑着，讪讪地笑着，随手把门关上，也跟着往里走。两人都在屋里的沙发上坐下来，无话，还是无话。

片刻，秃顶老头说：“你没去上班，我来看看你。不舒服了？”

阿姨冷冷地说：“不舒服，哪儿都不舒服。”

秃顶老头笑着说：“还是那样，还是那样。”

阿姨问：“啥样？”

秃顶老头用手轻轻地抵着不多、却梳理得很整齐的几缕头发，摇摇头说：“你呀，你呀……”

这时，又有人敲门了。敲门声很特别，电报声，两下一停，两下一停……一共敲了六下。

屋里没有回音。阿姨在那儿坐着，秃顶老头也在那儿坐着，一个个像木瓜似的坐着。秃顶老头的脸皮一下子绷得很紧，紧出一股紫气，肚里那颗糊了很多油腻的心像跳兔一样蹦着去门口探视……阿姨肚里升上来的是一股湿漉漉的热气，粉红色的热气，那热气奔跑着冲向门口……却谁也没有动，两人都没有动。

站在门口的是一个中年人，四十来岁的穿黑皮茄克的中年人。他高高瘦瘦的，显得很英武。他一共敲了三组，敲了三个六下，却没有喊，一声也没有喊。他停下来看了看表，表在时间上走着一个小小的红针，小鼓一样的红针，红针里跳跃着他的诧异，一种很熟悉的诧异。接着，他又重复敲了三组，仍然没有喊。终于，他转过身，默默地下楼去了。

他的脚步声在楼道里一踏一踏响着，屋里那两颗心也跟着那一踏一踏起伏……糊了很多油腻的心是在慢慢地下落，一荡一荡地下落，终于又平安地落在了肚里；另一颗粉色的心是在追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追，一直追到了街头的路灯下……

这时，坐在屋里的秃顶老头说：“我该走了……”话说了，人却没有起身，只也斜着眼望着这位阿姨。

阿姨没有说话，阿姨抬头望了望挂在墙上的电子钟……

秃顶老头讪讪地说：“天又阴了。”

阿姨说：“也有晴的时候。”

秃顶老头说：“阳春三月，不该阴哪。”

阿姨说：“也有晴的时候。”

“说阴就阴。”

“也有晴的时候。”

“也好。”

“……”

秃顶老头又说：“我该走了……”

这时，敲门声却又响了。乱敲，敲得很急，像打鼓一样。楼

道里又出现了一个人。这人三十来岁，中等个子，身穿西装，脸上戴着一副眼镜。他丫站在门前，高声叫道：“陈冬，是我呀，是我。”

屋里像化了一样，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说话，只是一片熬人的静……

那“眼镜”反反复复地喊：“陈冬，陈冬，是我呀，是我呀，是我……”

在屋里坐着的阿姨看了秃顶老头一眼，秃顶老头也看了她一眼。此时，阿姨突然笑了，无声地笑了，脸上笑出了一个浅浅的妩媚诱人的红涡。阿姨笑着站起身来，秃顶老头的目光一直紧追着阿姨，我看见他肚里的被油腻糊住了的心已缩成了一个小小的药丸，在肚里颤颤乎乎跳动不止的黑药丸。在他目光的追随下，阿姨却大方飘逸地来到门口，她先是回头看了秃顶老头一眼，接着弯下腰去，轻轻地把门锁上的铜链子挂上，而后把门拉开了一条小缝……

站在门外的“眼镜”赶忙趴在门缝上说：“陈冬，是我呀。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呢……”

阿姨说：“王森林，我感冒了，我已经睡下了，对不起……”

带眼镜的“一棵森林”说：“陈冬，我有急事，我有急事想让你帮帮忙。几句话，就几句话……”

“冬天”说：“对不起，我感冒了，改天再说，改天再说吧……”说着，阿姨把门关上了，阿姨毫不犹豫地就把门关上了。关上门的阿姨满面羞愧地靠在了门上……

门外的“一棵森林”嘴里嘟哝着，十分失望地咂了咂嘴，扭身下楼去了。他的脚步声在楼道里空空地响着，却没有人去追，谁也不去追。

王森林跌跌撞撞地从楼道里推出了一辆破自行车，身子一扭跨了上去……他骑在车上，没有再往楼上看，嘴里却像念经一样说出了一段话，下楼时他就开始念叨了。那是一段很奇怪的话，

他在路上一直重复这段话。我眼盯着他追了很久很久，路边的梧桐树下游动着一团黑乎乎的影儿，那就是他的影子。他的影子独映在柏油马路上，影子里含着一段很奇怪的话，不明不白的話。一直跟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才听清了他嘴里念叨的话。他说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男浴池女浴池、男女浴池……”一路上，他反反复复念叨的就是这样的话。他一直在念叨这段话，念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他就这么不停地念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男浴池女浴池男女浴池……”

“我”回来了，我的目光又重新回到了对面楼房的“竹林”里。屋里黑漆漆的，所有的灯光都熄了，没有灯光，也没有声音，只是一片黑暗。在黑暗里，我看见了一张大床，大床上有两个叠在一起的发光的肉体……

我不能看了，我不能再这样看了，这样看是很累的，我的头已经开始疼了。我闭上眼睛，闭上眼就好些了。可我的耳朵还是歇不下来，我的耳朵周围总是聒噪着很多声音。那是一种叫做“生意”的声音，城市里有很多叫做“生意”的声音。一个叫魏征的叔叔在说……

三月二十九日

魏征叔叔的话：

小子，你了解这座城市么？你知道水有多深多浅么？你一天到晚瞎跑，是跑不出名堂的。别说一年，十年你也跑不出名堂。让我来告诉你吧。把你的耳朵竖起来，好好听着。

在这座城市里，人是什么？人是垃圾，到处流动的垃圾。被一座座楼房吞进去又吐出来的垃圾。人到一定的时候就成了垃圾。最后是送到大西郊去，冒一股烟，完了，结束了，就这么简单。垃圾也是分类的，你到过垃圾处理站吗？在垃圾处理站，垃

圾被分成七类，你想想你算是第几类？我不是踩乎你。说这话，我一点也不是为了踩乎你。我踩乎你干什么，有这个必要么？

好吧，我告诉你一个词儿，制约。你知道什么是制约？在这里，你以为是市长说了算么？你以为市长是主宰么？你以为只要市长签了字什么事情都能办成么？非也。如果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事，你就不要在这儿混了，你别在这儿混了。上层和下层是一种制约关系，是齿轮与齿轮的关系，整个机器高速运转的时候，就不是谁领导谁的问题了。一切都在环节之中，环节才是最重要的。环节是磨合出来的。我再告诉你一个词儿，磨合。你知道什么是磨合么？好吧，好吧，说得更浅显一些。就说高层吧，你知道“铁塔”、“双塔”么？不知道？你连这都不知道，还出来跑什么？！我告诉你，这是两所大学的名字，是本地干部的发源地。本地处级以上的干部大多出自这两所大学。你知道这两所大学自五十年代以来（老的不算了，老的不算，老的赶的年头不好，不在位上），一共毕业了多少学生吗？不知道？不知道我也不说……暂时保密。再给你说一个词儿：环境。你知道这两所大学的地理位置么？它所处的地理位置，造成的环境，培养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性情的人么？你还是不知道。不谈那么深吧。我告诉你，在这座城市里，高一层的干部基本上（当然不是全部）由“铁塔”和“双塔”所垄断。他们像韭菜一样一茬茬、一批批、一届届毕业出来，分配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要害部门，形成一个巨大的看不见、摸不着、而又无处不在的网。你知道这座城市里换了多少任市长么？换了二十八任市长。市长一个个都不在了，他们还在……

看起来你得交学费了，你得交学费呀。刚才说到哪儿了？对，上层。那么，现在再来说说中层。你知道什么叫“中间环节”么？这个词儿好理解呀。“中间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事情就坏在“中间环节”上。好，好，知道就行。我再问你，

你知道这座城市里有多少转业军人么？我指的是在部队上曾担任过一定职务的转业干部。你知道有多少么？也是一批批、一茬茬、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这里边有个词儿，有个很重要的词儿：“战友”。明白了？我一说你就明白了。你知道如今的“战友们”都在干什么吗？你看你看，又白脖子了不是，说着说着就白脖子了，晕到茄子地里去了。告诉你，大体分两部分，一部分在公安、工商、税务部门；另一部分呢，另一部分到哪里去了？这个，这个你清楚吗？圆的，咔嚓一下盖下去的，红霞霞的……就是管这个的。在各个部门管人事的，拿章的，就是这些“战友们”。千万不可小看这些人，既豪爽又仗义，既阴险又毒辣，既六亲不认又字儿门儿不分的（没啥原则）就是这些人。他们这些人就是这座城市的“中间环节”，是关键部位。这是一个情绪型的部位，有时候一句话说不好就把事情办砸了。办砸了你还不知道砸在什么地方。再给你说个词儿吧：“地方上”。你知道这什么意思，这是“战友们”的日常用语，口头禅。开口一说“地方上怎样怎样”，那就是转业军人，绝对的。“地方上”这三个字是一种怀旧情绪的体现，是曾经共患难式的，是“战友们”最怕触动的软肋；同时又是对城市的恐惧和蔑视。这三个字所包涵的情绪简直可以写一本书。见了他们，你只要说出“地方上”如何如何，先就近了三分……还有一个词儿，还有一个词儿是可以备用的：“家属”。说到妻子、说到爱人的时候，不能说妻子，也不能说爱人，要说“家属”。“家属”两个字代表着一段备受熬煎的恋情，代表着久别胜新婚的甜蜜。说到“家属怎样怎样”的时候，这就又就近了三分了……话扯远了，点到为止吧。

学问？学问深着呢！小子，这才刚沾了一点边，你连皮毛还没摸着呢。再说就说到“黑道”了。你了解“黑道”上的情况吗？还是不知道。你看，你什么都不知道。好吧，我告诉你。所谓的“黑道”跟西方的黑社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办事机构”。

看看，你笑了，你又笑了。这很可笑么？……噢，这就对了。有时候，当你万般无奈、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你只有求助于“黑道”了，这也是个手眼通天的地方。他们能干什么？我告诉你，不是杀人放火，绝对的不是杀人放火。我说了，这是一个“办事机构”。办什么事，你且听我说……往大处说吧，比如，有人熬了多少年爬不上去，想当官，就可以找他们，安排一个副专员、副县长之类，绝对没问题。邪乎？一点也不邪乎。你想能是白安排的？都是有价码的，以质论价。安排一个副县过去是五万吧，现在涨了，早就涨了，成倍往上翻。给了钱，你贿等着吧，一准给你弄上去。人家也是很讲信誉的。往下说？好，就往下说。比如，打通一个很重要的关节，事情办不下去了，卡住了（不管什么事儿），也可以找他们。但他们要价高，他们要价是很高的。再比如，你遇上了一个恶人，你对付不了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还可以找他们……总之，这是一个不合法的“办事机构”。他们是无所不能的。小到“砌长城”、“打鸟儿”，甚至是弄一张火车票，他们都干。哪怕是临上车前的最后五分钟，你有急事了，务必坐这趟车走，你找他们，他们也能搞到票。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票么？临开车前，售票处肯定不卖票了。怎么弄？实话告诉你，他们是派小偷去偷的。小偷，不光有小偷，他们那儿可以说是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连伪造档案都干，全套把式。临开车前，票买不来了，买不来派人去给你偷一张。这就是他们的信誉。不过，这些人是轻易不能打交道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找他们。沾上他们，说不定哪一天就栽进去了。是不是真有这些人？你还是不相信哪！好好，我给你一个 BP 机号，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跟他们联系。96187，这就是呼他们的号码，你记住就是了。你知道东亚大酒店么，他们常在东亚大酒店活动……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改天吧，改天再说。你小子呀……

三月三十一日

午饭后是新妈妈睡觉的时间。

新妈妈正在房间里睡觉。夜里发出奇怪叫声的新妈妈，白天睡得十分安稳。她的睡姿很像一只小花蛇，一只透明的屈成一团的小花蛇。我断定她是蛇变的。我已观察很久了。新妈妈不是这座城市里的人，她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来自一个有水的地方。在她的肚子里，最下边的小肚子里，时常泛动着一股腥腥的水草的气味。我能看见那个地方，那个生长着茂密水草的地方，周围有山，一架一架的大山……别的就看不清了，别的我一时还看不清楚。但我知道她是一条蛇，她是蛇变的，她身上有蛇的气味。我听说蛇的呼吸跟人不一样，蛇很灵性，用一个小棍放在它一尺远的地方，轻轻地一晃，蛇就吐出信子来了。我很想试一试，非常想试一试，一试就把她试出来了，到那时我就可以告诉爸爸了。可我不敢……我只敢偷偷地趴在门缝里看她，她睡着的时候我才敢看她。

后来我又望着窗外，窗外有一根电线杆，我就看那电线杆。我盯住电线杆看了一会儿，就又看到了一个秘密。那电线杆也不是城里的东西，也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那电线杆上有一股泥土的气味，还有人的汗味……土是黄色的，灰灰的黄，有粘性的黄；渐渐我就能看见人了，一个很野的人，他光着脊梁，正在一锹一锹地往一台搅拌机里铲水泥和沙子。他把水泥和沙子拌在一起，而后往里倒水，倒完水他把裤带解开了，解裤子时他还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他说：“我操你妈！”说着，天空里出现了一道白白的亮线，他竟对着搅拌机尿了一泡！……机器轰隆隆响起来了。这是一根掺有人尿的电线杆，那个男人制造了一根掺有人尿的电线杆。后来电线杆被运到了这里。这根立在楼前的电线杆有一股刺鼻的人尿味……